“十二律”起源

周 武 彦

“十二律”起源于何物？及其名称何义？对此，古往今来之学者，似乎未见有人对它发生过兴趣。从而，使这个通往音乐殿堂的十二级台阶，成为千古未知之谜。

今天，人们所能看到的有关这方面记述的典籍，即《史记·律书》（其它各本均因袭之）：

“不周风”居西北，主杀生。“东壁”居“不周风”东，主辟生气而东之，至于“营室”。“营室”者，主营胎阳气而产之，东至于“危”。“危”，垝也，言阳气之垝，故曰“危”。十月也，律中“应钟”；“应钟”者，阳气之应，不用事也。其于“十二子（支）”为“亥”；“亥”者，该也，言阳气藏于下，故该也。

《史记·律书》将“十二律”按上述文格，依次叙说了一番。这里，为了免去烦琐的引文，全部从略。

从上述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，汉儒对“十二律”起源于何物？及其名称涵义？全然不知。

1. “应钟”起初并非应“十月也”，也并非因“阳气之应”而得名。

2. 与“应钟”对应的星宿，并非“营室”、“危”；《史记·律书》所云，只能代表汉儒的“律历和谐”观，与“应钟”初义无关。

不过，《史记·律书》提醒了人们，“十二律”与“十二子（支）”以及星象有关。

对此，笔者试从古天文学与古文字学入手，探赜钩沉“十二律”之起源及其名称涵义。

“十二律”起源于“十二支”

唐·司马贞《史记·索隐·律历志》云：

夫推历生律，……探赜索隐，钩沉致远。

可见，“律”是由“历”推算出来的；也就是说，与天文有关。至于说，产生的年代很远了，究竟远到什么年代？对此，《索隐》又云：

黄帝使羲和占日，常仪占月，臾区占星气，伶伦造律吕，大桡作甲子，隶首作算数，容成综此六术而著《调历》也。

这里，把“六术”推到黄帝时代。此说到底有几分真伪？今人从商代甲骨文中发现：

卜辞数万片，几乎无片不契有支干。更别有《支干表》多种。①

可见，“十二支”在商代已经广泛运用于记时；从而，“十二支”产生年代，必然要早于普及运用年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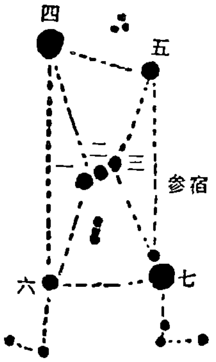
那么，“十二支”产生于何年？何物？对此，郭沫若先生认为：

“十二辰（支）”文字，本黄道上十二恒星之符号。②

究竟是哪些恒星之符号？对此，古天文学家郑文光先生作出如下考释：③

一、“十二支”与古代称为“朏”字有关。

"朏"，从月从出，指每月的月亮初出（阴历初三）时，在天区哪个星象之中。如，"子"为"十二支"之首，甲古文"子"作"肖"（《铁》一二七·二）、"贵"（《铁》二五六·一），很象"参宿"及其北面的"觜宿"，即"猎户座"。"猎户座"的星象图如图一；而甲骨文的"子"，正是"猎户座"的星象图形。甚至连"觜宿"三颗小星，甲骨文也不忘记画上三根小辫子表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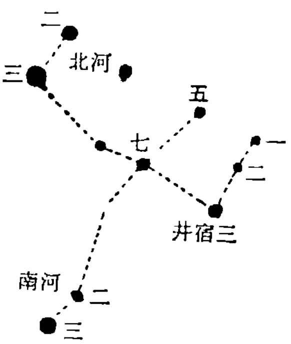
（图一）

"参宿一"（猎户座ζ）现在的赤经是5时40分；公元前2100年即传说中的夏代初世，赤经是2时20分，即在"春分点"东面约35度。在"春分点"附近的"朏"日，新月于黄昏始见，正在"参宿五"（猎户座r）北面不远处。由于春分日前后黄河流域开始春耕生产，因此把这个新月所在的"参宿"，作为"十二支"之首，是完全合理的。

而"十二律"之首"黄钟"（甬），与甲骨文"肖"、"贵"以及图一，却是十分相象——犹如一只钟悬挂在黄昏时的天空。又，古人称谓"天玄地黄"，而"子"正是"十二（地）支"之首，所以，称"十二律"之首为"黄钟"。

二、"十二支"第二支"丑"，甲骨文作"𠂇"（《林》一·七·一）、"𠃌"（《菁》三·一），金文作"刊"（郘公簋）、"𠃌"（同簋）。

而第二个"朏"日，新月在"参宿"东面30度，正是二十八宿中跨度最宽的"井宿"。"井宿"一至八，都不是太亮的星；但它附近却有零等星"南河三"（小犬座α），一等星"北河三"（双子座β）和二等星"北河二"（双子座α）。这几颗亮星，再加上"井宿"本身几颗较亮的星，构成图二。它与甲骨文的"丑"字十分相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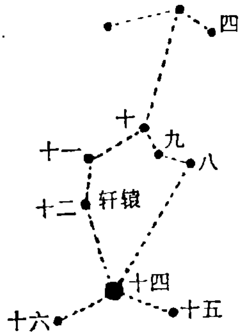
（图二）

而"十二律"第二律"大吕"，很象一只悬挂在初昏天空的磬（𠃌）——金文"刊"、甲骨文"𠃌"以及图二。

"吕，《说文》云：'脊骨也'；罗振玉首生云：'象数室之状'；吴其昌先生云：'金属之钉'；王延林先生云：'吕义难明'"。④以笔者之见，"吕"字很可能是上古时代的石磬——两片联挂——或两片相击——"击石拊石"。又由于它是"六吕"之首，所以称为"大吕"。

三、"十二支"第三支"寅"，甲骨文作"𠆢"（《铁》六·一）、"𠆢"（《菁》五·一）。

第三个"朏"日，新月东移30度，正在"狮子座"头部，我国古代名称"轩辕"。构成星象图三，与甲骨文十分相象。



（图三）

寅，朱方圃先生云："甲文早期作𠆢，晚期作𠆢，口为附加之形符，所以别兵器之矢于干支之寅也；间有作两手捧矢之形者。"⑤可见，"寅"为箭簇已无疑。

而"十二律"第三律"太簇"，正是箭簇的意思。由于它在"轩辕"（黄帝）头部，此箭当然归黄帝所有，故曰"太"——至高无尚——宇宙之箭。

四、"十二支"第四支"卯"，甲骨文作"𠨍"（《铁》一四四·一）、"𠨍"（《前》七·十八·一）。

第四个"朏"日，新月在"翼宿"与"轸宿"（郑先生省去了星象图）一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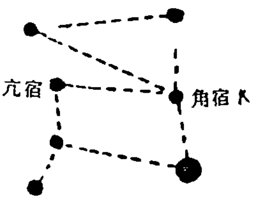
卯，《说文》云："象开门之形"；叶玉

森先生云："象门有双环，双环外响乃开门形。"（《前释》）此说颇有道理，笔者认为："ᚕ"似钱、镲，其形义皆与门环相通。

所以，"十二律"称它为"夹钟"——指两只金属钟形响器夹击的意思。又，因为它象门环，所以又称它为"环钟"。

五、"十二支"第五支"辰"，甲骨文作"㞢"（《铁》七·四）、"㞢"（《菁》五·一）。

第五个"朏"日，新月在"角宿"与"亢宿"一带。以"角、亢"二宿联线，可得图四，与甲骨文十分相象。



（图四）

辰，对应"十二律"之"姑洗"。"姑洗"即"古先"，实为"鼓铣"之省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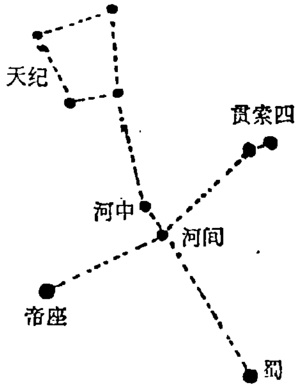
古，甲骨文作"古"（郭沫若、于省吾认为），很象绳（丨）系着鼓（口）；或以棒（丨）敲鼓（口）。而"鼓"字初义是动词，指手拿槌（攴）敲（壴）（鼓）；所以，"壴"字才是名词的鼓。而"壴"，甲骨文作"壴"，"屮"是声音或饰物，"凵"是鼓虡，"口"才是真正的鼓体。可见，古与鼓初义通。

铣，即钟的两边之边角——《考工记·凫氏》："两欒谓之铣。〔疏〕：'古之乐器，应律之钟，状如今之铃，不圆，故有两角也。'"可见，铣，正如图四——以槌（𠂆）击钟之铣（㇀）部，与甲骨文的"㞢"（辰）字相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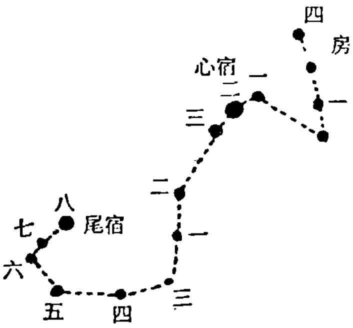
这就是律名"古先"的涵义。

六、"十二支"第六支"巳"，甲骨文作"孑"（《馀》二·二）、"㠯"（《戬》二一·十一），亦有作"㠯"、"孑"（《释支干》）。

第六个"朏"日，新月在"房、心、尾"三宿。与"孑"字相象的星象图属"武仙座"、加上附近"北冕"、"巨蛇"两座的两颗较亮的星，在我国分别叫"天纪"（武仙座ζ）、"河中"（武仙座β）、"河间"（武仙座γ）、"帝座"（武仙座α）、"贯索四"（北冕座α）和"蜀"（巨蛇座α），构成图五；与"㠯"字相象的是"房、心、尾"三宿，即"天蝎座"构成图六。



（图五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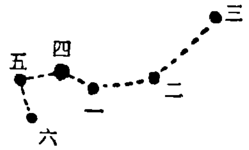
（图六）

巳，对应"十二律"之"仲居"或称"小吕"。所谓"仲吕"，是因为前面已有"大吕"。既然"大吕"释为玉石之类的磬，那么，"仲吕"也应该是磬类乐器。这里，只要把甲骨文"㠯"、"孑"睡下来——"㠯"、"㠯"，可见，它们与磬（㇉）的形状相象。

七、"十二支"第七支"午"，甲骨文作"𠂤"（《铁》五二·四）、"𠂤"（《戬》二五·十三）。郭沫若先生释："𠂤，罗（振玉）氏以为象马策形。余疑当是索形，殆驭马之辔也。"（《前》七卷·四叶·一片）⑥笔者以为，"𠂤、𠂤"均是系在马颈的饰物——马铃之类。

第七个"朏"日，新月在"箕、斗"等宿。而"斗宿"星象正如图七，与马铃相象。

而在“斗宿”附近就是“房宿”，对此，郑文光先生说：“这一带的恒星有不少是与马有关的。‘房宿’本身，据《史记·天官》云：‘房为府，曰天驷，其阴，右骖’；又有，“房南众星曰骑官’。《史记·索隐》引《诗记历枢》：‘房为天马，主车驾。’《史记·正义》：‘房星，君之位，亦主左骖，亦主良马，故为驷。王者恒祠之，是马祖也。’”这里，有良马，有骑官，有天驷，有右骖，有左骖，有马祖，这些高贵的马，自然要佩带饰物——马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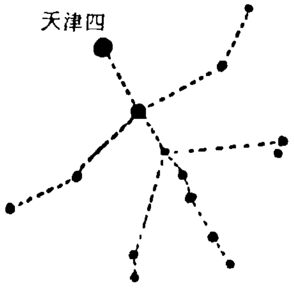


（图七）

午，对应“十二律”之“蕤宾”。“蕤”，本义为草木华垂貌。〔注〕：‘引伸，凡物之垂者皆曰蕤。’”（《说文》）所以，《礼记·杂记》云：“大白冠，缁布冠，皆不蕤。〔注〕：‘质无饰也。’”可见，“蕤宾”，是指高贵的宾客（天官）骑着装饰（马铃）华丽的天马。这里用于乐律名称，是取其马铃作响之义。

八、“十二支”第八支“未”，甲骨文作“𣎵”（《馀》一·一）、“𣎵”（《戬》二·六）。

第八个“朏”日，新月在“牛宿”附近。在星象方面，偏北的“天津九星”及其附近的一些小星，即今属“天鹅座”，形成一个与“𣎵”字相象的图八。



（图八）

未，对应“十二律”之“林钟”。从甲骨文字形来看，“𣎵”字象装有木柄的手摇铃。这里称为“林钟”，是因为“林”、“木”义通。“林钟”又称为“函钟”，“函”与“甬”，字形极似，而“甬”，本义即钟。

九、第九个“朏”日，新月在“虚、危”二宿（郑先生省去星象图）一带。“十二支”依次为“申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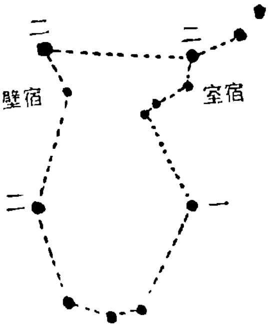
申，甲骨文作“⺄”（《铁》一六三·四）“𢆯”（《菁》六·一），“象云中有闪电形，乃电字初文。”⑦又，“古文字作‘𩂣’，在闪电上加雨，表示闪电与雨有关。……出于敬畏，而称之神。所以，金文中有时作神讲，如‘䫉孝于申’。”⑧

申，对应“十二律”之“夷则”。“夷”与“彝”通——《孟子·告子》：“民之秉夷”，按《诗经》作“彝”。“彝”，是盛酒之罇——《尔雅·释器》：“彝、卣、罍，器也。〔注〕：‘皆盛酒罇，彝其总名。’”

则，金文作“𠟭”（舀鼎）、“𠟭”（召伯鼎）；而甲骨文鼎字作“𣇟”（《前》五·三·四）、“𣇟”（《戬》四七·八）。可见，则字从刀从鼎，义指古人把神仙、祖先的旨意功德，刻著于祭祀的鼎上，以示不忘。又由于鼎的大小用途不一，故“夷则”即是一种盛酒祭神、祀祖的小鼎。因其小薄，可作响器敲击，从而借用为“律”名。今天在寺庙中仍可看到，僧人用木棒敲击香鼎，以增加香客的虔诚之心。

十、“十二支”第十支“酉”，甲骨文作“𠙵”（《馀》六·一）、“酉”（《戬》二九·九）。

第十个“朏”日，新月在“室宿”与“壁宿”，就是今“飞马座”。“飞马座”大正方形是秋天初昏时十分显著的星象。如果把附近几颗不太亮的星划进去，便构成图九，正好与甲骨文“𠙵”字相象。



（图九）

酉，对应“十二律”之“南吕”。上文已述“大吕”、“仲吕”皆系玉石之类敲击乐器，那么，“南吕”也应该是其同类。

南，甲骨文作

"𠧧"（《菁》八·一）、"𠧧"（《拾》二·二）。郭沫若先生释："由字之形象而言，余以为殆钟镈之类之乐器"。（《甲研》）；唐兰先生释："余谓南本即㱿，㱿者，瓦制之乐器也。何以言之，㱿之动词为殸，象以殳击㱿，而殸之孳乳字为毂；犹磬之，动词殸，而殸之孳乳字为磬也 磬为石器，毂为瓦器，故以石缶为形也。"（《文字记》）

笔者赞同唐兰先生之说。可是，"𠀠"（酉）与"𠧧"（南）又是什么关系呢？"酉"，训诂家多释为酒罇；而罇，可与瓯（敲击皿器）通，岂能与磬通？原来，若在"酉"字头上加上"ᗐ"这个（绳系、饰物、声音）符号，二者形状即可互通了。所以，这里仍把"酉"字释为磬。这就是说，"南吕"同样是磬类乐器。

十一、第十一个"朏"日，新月在"娄宿"与"胃宿"，这一天区，只有"娄宿三"（白羊座α）较亮，因此，郑先生没有画出星象图。

"十二支"第十一支"戌"，甲骨文作"ᗄ"（《铁》五五·二）、"ᗄ"（《菁》四·一），训诂家多释为兵器——斧、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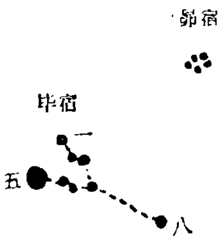
戌，对应"十二律"之"无射"又叫"无炅。

按《史记·天官书》云："娄为聚众，胃为天仓，其南众星曰廥积。"对此，《史记·正义》释："娄三星为苑，牧养牺牲，以供祭祀"；"胃主仓廪，五谷之府也"；"刍藁六星，主积藁草者"。可见，这里又是天上的"牧场"，又是天上的"粮仓"，又是天上的"草堆。所以，兵器"戌"不射天上的"牧场"——无射"；烟火不烧天上的"粮仓"、"草堆"——"无炅"。"炅"，烟出貌。这就是"无射"、"无炅"之涵义。

这里还有另一种解释：如果把甲骨文"ᗄ"（戌）与甲骨文"ᗄ"（射）（《铁》七八·一）、"ᗄ"（《戬》九·二）作比较，就会发现："戌"字是把"射"字的弓弦与箭杆去掉，当然射不起来了——"无射"。

十二、"十二支"第十二支"亥"，甲骨文作"𠀁"（《铁》五七·二）、"𠀁、𠀁"⑩

第十二个"朏"日，新月在"昴宿"与"毕宿"。"毕宿"的星象图象一个树"Y"；"昴宿"俗称"七姊妹"，是一个星团。它们构成的星象图如图十。若把树"Y"形朝下，它便与甲骨文"𠀁、𠀁"很相似了。



（图十）

"𠀁"（亥）的初义，多以为与"豕"（猪）同义；但郭沫若先生认为："亥字与豕虽近似，而非即是豕。"⑪看来，"𠀁"字初义费解。以笔者之见，"𠀁、𠀁"是古代耕器——犁铧，"一"代表土地——"一之形，于六书为指事。"（《说文》）"𠀁、𠀁"（《甲》三〇八五）是甲骨文"刀"字。而"𠀁"字正是把刀插在土地下，表示耕地之义。古人以刀耕地——所谓"刀耕火种"而甲骨文"𠀁"字中的"ᐟ"符，则是表示犁铧上的附件或被翻开的泥土。

用犁铧表示乐律，但因为"铧"可当钟敲；今天，我们仍可看到乡村的树丫上挂着铧当钟敲的实例。

亥，对应"十二律"之"应钟"，钟，是指金属"铧"；而"应"，犹如在未敲响"建鼓"之前，必须先敲响"鼙"——故称"应鼙"的道理相同。也就是说，在未敲响"黄钟"之前，必须先敲响"铧"——故称"应钟"

结 束 语

（一）、"十二律"起源于"十二支"，这已是无可置疑。唯"十二律"名称释义，尚有进一步推敲与商榷的余地。

（二）、"十二支"产生于公元前2100年的夏代初世，而"十二律"名称产生于周代。周人是根据十二个"朏"日星象为"十二律"命名？还是根据"十二支"甲骨文的字形为"十二律"命名？尚须进一步研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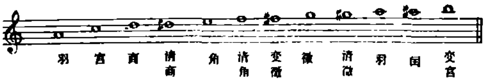
（三）、从商代甲骨文、铭文中未见"十

二律”名称，但不能说明商代没有“律”的概念。据《史记·律书》载：

武王伐纣，吹律听声，推孟春以至于季冬，。

如果这段记载可信的话，武王原系商王朝的封臣，他“吹律听声，推孟春以至于季冬”，说明他当时已吹了十二根律管。只是不知道这些律管当时到底叫什么名称而已。

从安阳小屯殷墓出土武丁时代五孔陶埙的音列来看：⑫



（图十一）

黄翔鹏先生认为，“至少在晚商时期，我国的民族音乐中已经出现了完整的七声音阶。”⑬

以笔者之见，这只陶埙已能发出十个半音序列，很可能在晚商时期已经初步形成“十二律”的概念。文字不载，不能代表实际上的不存在。因为，“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，”（顾炎武《日知录》）“十二”这个数字，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中由来已久——“生岁十有二”（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）；“生月十有二”（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）；“舜受终于文祖……肇十有二州，封十有二山”（《尚书·舜典》）；“冯相氏掌十有二岁，十有二月，十有二辰……”（《周礼·春官》）；“天何所沓？十二焉分”（屈原《问天》）；“周之王也，制礼上物，不过十二，以为天之大数也”（《左传·哀公七年》）；“十二年矣，是谓一终，一星终也”（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）；等等。所以，“十二”这个“天之大数”，不可能到周代才影响到音乐。

（四）、如果说以下观点皆能成立的话：“乐”字初义可能是公元前4400年至2200年的“春分点”符号；⑭“五声”阶名与苍龙七宿中的“角、氐、商、尾”以及“北斗”有关；⑮“十二律”又起源于“十二支”，即十二个“朏”日的星象图。

那么，今人对先秦诸子音乐美学思想之缘起，尤其是孔、孟的“大乐与天地同和”，“乐以天作”；老、庄的“大音希声”，“至乐无乐”；以及周人、汉人的“律历和谐”等等，就不能不重新予以审视——天文与人文——中华族的宇宙观、伦理观、艺术观——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等等，无不与天文相关。

（五）、今人在研究先秦诸子音乐美学思想时，多从当时的社会背景、历史条件以及个人的社会存在，总之，多从政治这个角度着眼。其实，对先秦诸子音乐美学思想研究，除去以上因素外，不能不从古人对音乐的神秘感与超自然的存在这方面着手探讨。如，黄帝作乐《咸池》，尧帝作乐《大章》；而《咸池》、《大章》皆是天上星宿名称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曰：“日出于旸谷，浴于咸池”；《楚辞·七谏·自悲》曰：“属天命而委之咸池。〔注〕：‘咸池，天神也’”。这些超自然的美学意识，正是老庄音乐美学思想的真谛。

注：①②⑥⑩⑪《郭沫若全集（一）·考古篇·释支干》第156页　326页　210页　217页　218页　科技出版社　1982年版。

③郑文光《中国天文学源流》第120页至132页　星象图均复印郑氏绘制　科技出版社　1978年版。

④⑤⑦⑧⑨王延林《常用古文字字典》第442页　761页　768页　15页　349页　上海书画出版社　1978年版。

⑫⑬黄翔鹏《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》（上）载《音乐论丛》第一辑第196页　人民音乐出版社　1980年版。

⑭拙文《“乐”义探微》载《艺苑》1988年第4期。

⑮拙文《释宫商角徵羽》载《乐府新声》1990年2期。